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与东北亚安全

阎学通

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已经成为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安全问题,也是中美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使中美安全专家之间的讨论更具有建设性,本文就TMD的有关问题加以分析,并论证为什么TMD计划会破坏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鼓励发展预先打击能力以及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为什么台湾被排除在TMD计划之外,或是美国由于内政原因而推迟TMD的部署将有利于降低上述危险。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导弹防御体系的性质,论证TMD既可以是防御性的也是进攻性的。第二部分探讨东北亚地区有关各方(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省、韩国、朝鲜、俄国和中国)在TMD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并从各方的资源及军事战略的角度分析他们的立场。第三部分分析在东北亚地区部署TMD可能引发的政治后果,如增加中美之间和中日之间的不信任、加剧台湾海峡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及给防扩散造成障碍等。笔者认为,尽管TMD将导致如此之多的危险,但美国继续研制TMD是不可避免的。

TMD的武器性质

顾名思义,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性质应是防御性的,但事实上,这种武器系统同样威胁他国的安全。为了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区分TMD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的不同,以及与反战术弹道导弹(ATBM)的不同。由于NMD、TMD和ATBM所防御的地理范围大小是不同的,因此它们的战略影响力也有很大差别。从广义上讲,NMD是用于保护整个国家的,其地理防御范围的大小由国家的领土所决定。TMD是用于整个战场防御的,其防御的地域约在直径几百公里的范围之内。ATBM也称为点防御体系(PD),用于防御机场、海港、指挥控制中心等,一般只有50~60平方公里的范围。由于三种导弹防御体系所防御的地理范围不同,因此它们对国际战略安全所产生的影响也

不一样。

部署TMD系统将破坏大国间的相互约束,刺激战略核武器的增加。1972年美国和苏联曾签订《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这是美苏(美俄)军控的最重要基础之一,该条约长期保持了这两个核超级大国间的战略稳定。TMD将破坏ABM条约的作用。

点防御系统是由美苏在冷战时期就研发了的武器。这种武器可以提高一国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战略影响力。目前,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都部署了此类武器系统。美国陆军部署了改进型的爱国者-2型(PAC-2),海军装备了标准-4型。俄国部署了被认为是比其它各国(地区)反导弹系统都先进的S-300系统,^[1]但估计有可能被美国正在研制的爱国者-3型所超过。80年代中期,中国曾成功地试射了红旗-2型导弹拦截器。^[2]一位中国导弹专家预测,中国在下世纪初将拥有反巡航导弹和反战术弹道导弹的武器。^[3]日本军队已经部署了宙斯盾或标准型的反导弹系统。^[4]韩美联军在韩国的军事基地部署了爱国者-2型。中国台湾省从美国进口了爱国者-2型的技术,在此基础上研制了天弓-3型反弹道导弹系统。^[5]

冷战后,美国注重TMD的研制工作。美国的TMD主要包括三种拦截系统:低层防御系统,即原先设计用于点防御的爱国者-3和标准-4;高层防御系统,即海军战区范围防御系统(BTWD)和战区高层防御系统(THADD);上升段拦截系统,即空中激光武器系统(ABL)。仅有低层防御系统是无法防御整个战区的,而再加上高层拦截系统就有能力拦截战略武器了。THAAD和NTWD的目标就是拦截进入大气层且速度在每秒5公里的来犯导弹。为了确保这个能力,这些武器系统的实际设计能力都一定会超过这个标准。这意味着THAAD和NTWD可

以拦截来犯的战略导弹。此外,这些系统所防御的地理范围可以大到与一个小国的领土相等。虽然 THAAD 和 NTWD 的防御范围不能覆盖美国、中国、俄罗斯这种大国,但如果将这类系统部署在一个小国,对他国所构成的战略威胁就和 NMD 一样了。

TMD 技术的进攻性

TMD 的技术特性使其可以用于进攻性的军事目的。TMD 和 NMD 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主要用于保护战场上的作战部队而后者主要用于保护本国领土上的平民。TMD 可以跟随作战部队部署在世界各地。当 THAAD 和 NTWD 用于保护平民时,它们是防御性武器,但当将这些武器部署在国外前线,保护自己的作战部队时,它们就成了进攻性武器。

无论是 NMD、TMD 还是 PD,它们的反导弹技术都是以导弹的技术为基础的。例如,TMD 系统主要是用导弹拦截导弹。反弹道导弹武器的这个基本特征使它们与反坦克壕、防空洞、地雷等其它的防御性武器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弹道导弹与 TMD 系统的基本构成部分是相似的,都包括了推动系统、制导系统和弹头。TMD 系统与弹道导弹的主要区别是弹头的不同。弹道导弹一般装有重磅弹头,而 TMD 的弹头使用的则是轻磅弹头或是非爆炸技术。例如,TMD 的动能弹头就是靠撞击而不是爆炸来摧毁目标弹的。除了弹头技术之外,TMD 其它的技术都可以用于进攻性弹道导弹。例如,TMD 的制导系统使用红外技术追踪目标,这种技术也可以用于空对空导弹、空对地导弹和地对空导弹。进一步发展的 TMD 技术可以提高攻击性导弹的性能。例如,可以击毁以每秒 5 公里速度进入大气层目标弹的拦截器所使用的技术,可以用来提高攻击性导弹的制导精度,摧毁在地面、水上或空中运动速度低于每秒 5 公里的飞行器。

由于使用 TMD 技术的导弹的价格高于一般的攻击性导弹,因此,人们将不愿将 TMD 技术用于攻击型导弹。但是如果不计较成本或是技术进步使 TMD 的技术成本下降,人们仍会将 TMD 的技术应用于攻击性导弹。此外,如果没有先进导弹技术的国家获得了 TMD 的技术,就很可能将 TMD 技术用于提高攻击性导弹的性能。

战略影响的重要性

TMD 是攻击性武器系统的一部分。武器的基本特征是由整个系统和战略需要决定的。海军的低层 TMD 拦截器为改进型的标准-2,是装备在驱逐舰和巡洋舰上的。^[6]它只不过是驱逐舰和巡洋舰的一部分,而驱逐舰和巡洋舰是可以用作进攻性武器的。一般讲来,武器是攻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主要由使用武器的目的来决定。

如果从政治角度观察,TMD 的武器是攻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就更有争议了。理论研究者早就发现,区别武器或政策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很困难。^[7]所有的武器和武器技术都是中性的。它们既可能用来攻击也可以用于防御。例如,计算机的本质是中性的,它既可以用于导弹也可以用于卫星。一挺简单的机关枪,既可以用来保卫自己的领土也可以用来侵占他国的领土。复杂的 TMD 技术也可以用于两种不同的目的,是攻击还是防御完全取决于它保护的是什么。如果它用来保护对他国进

行攻击的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它就是攻击性武器。尽管部署 TMD 的国家宣称其 TMD 只用于防御目的,但是被 TMD 所瞄准的国家却无法控制对方,使其不改变使用 TMD 的目的。

对 TMD 的政策立场

是否研制和部署 TMD 的政策由两个因素决定:(1)是否具备研制 TMD 的经济资源与技术能力;(2)TMD 对一国安全战略是否有效。目前,美国是最可能在东北亚地区部署 TMD 系统的国家。下面简要介绍一下有关各方对美国部署 TMD 的政策立场及这些政策立场是如何受到这两个因素影响的。

现行政策

过去的 15 年里,美国已经花费了 400~500 亿美元来研制弹道导弹防御系统。^[8]预计第一阶段的计划于 2005 年完成,这一阶段的费用将超过 200 亿美元。^[9]近来的报导说,美国每年用于导弹防御的费用在 30 亿美元左右,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反战术弹道导弹的开发与部署。^[10]1999 年美国国防部决定,在其后的 6 年里增拨 66 亿美元用于 TMD 的研制与部署。^[11]

日本一直记着 80 年代与美国一起研发 FSX 战斗机的教训。^[12]因此,到 1998 年,日本一直对是否参加美国的 TMD 计划犹豫不决。日本担心投入了大笔资金但却不能从联合研制中获得 TMD 的关键技术。^[13]1994—1998 年,日本只拨了 420 万美元进行 TMD 的可行性研究。1998 年 8 月朝鲜试射了一枚三级火箭后,日本政府决定加入美国的 TMD 系统,要求国会拨款 5~10 亿日元(约合 370~740 万美元),用于 1999 年的 TMD 研制;200~300 亿日元(约合 1.48~2.22 亿美元)用于其后 5 年中的研制工作。^[14]

台湾当局非常欢迎美国国会把台湾纳入美国 TMD 防御体系。1997 年 9 月 30 日,美国众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要求美国政府向中国台湾转让技术,帮助它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台湾当局于次日立即表示支持这个建议。^[15]台湾当局虽然已经决定购买美国 TMD 低层防御系统,但还在研究是否购买美国 TMD 高层防御系统。^[16]台湾参加美国研制 TMD 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如果无法进口全套的 TMD 系统,则希望购买美国的 TMD 技术。

韩国对美国的 TMD 计划采取了中立的立场。美国多年来劝说韩国参加美国的 TMD 工程,但韩国就是没有兴趣。^[17]韩国虽然不想加入美国的 TMD 工程,也不想在自己国内部署 THAAD,但韩国也不反对美国的 TMD 计划。

朝鲜坚决反对美国在东北亚地区部署 TMD。美国与日本已经明确表示他们的 TMD 系统就是用来对付朝鲜的导弹的。因此朝鲜把美日的 TMD 计划视为帝国主义对其进行军事威胁的武器。

俄罗斯本来不情愿允许美国进行 TMD 的试验。1999 年以前,俄罗斯官方没有公开反对美国的 TMD 计划,主要是因为 1997 年它与美国就新的限制反弹道导弹试验标准达成了协议,双方认可新的标准,允许进行 TMD 的试验。^[18]但是,俄罗斯的官员和专家私下里一直都在抱怨美国强迫俄罗斯修改 ABM 的试验限制标准。他们认为,修改 ABM 的试验限制标准实际上是使

美国可以合法地进行 NBM 系统的试验。^[9]实际情况是,美国在与俄罗斯磋商修改试验限制标准之前就已经着手试验工作了。当时的计划是在 1998 年中期进行实弹试验。^[30]这就是美国在 1997 年时急于要放松 ABM 条约对反弹道导弹试验的限制标准的原因。实际上,在美俄达成修改试验限制标准协议之前,美国已经秘密进行了 7 次 THAAD 的飞行试验,1996 年美国曾声明 THAAD 的试验和部署“可以不受 ABM 的任何限制”。^[61]俄罗斯虽并不想修改 ABM 条约的试验限制标准,但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因为,如果美国退出 ABM 条约,它将不再受任何国际条约的约束,可以自由地进行 NMD 试验。当 1999 年初美国提出再次修改 ABM 条约时,俄罗斯意识到,进一步修改 ABM 条约与美国退出 ABM 条约将没有根本区别,因此俄开始公开反对美国的 TMD 计划。

中国反对美国的 TMD 计划。中国认为 TMD 是美国政府 80 年代提出的星球大战的变种。早在 1985 年,邓小平就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中国反对在外空部署武器。^[62]他还建议中国与欧洲共同反对星球大战计划。^[63]中国不断地反对 TMD,特别是反对美国在中国台湾省部署 TMD 或向台湾提供 TMD 技术的计划。中国认为,美国这样做将违背“国际法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公报的原则”。^[64]1972—1982 年,中美达成的三个公报都将美国承诺减少对台湾武器出口的责任作为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中国还认为美国发展 TMD 将促进导弹的扩散。^[65]

影响 TMD 政策的因素

武器发展的历史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历史,即新武器的设计总是以克服现有武器的弱点为目标的。TMD 计划也不可能摆脱这一循环。目前,只有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 TMD 的研制中处于领先地位。笔者认为,东北亚地区有关各方的 TMD 政策立场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1) 是否拥有用于 TMD 或 NMD 研制的经济和技术资源;(2) TMD 系统在他们安全战略中是否适用。尽管东北亚各种力量都不同程度地进行着导弹防御的研制工作,但是他们对于部署 TMD 系统的政策仍有着重大的区别。依据上面两个因素,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中国台湾省、日本和美国在 TMD 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政策。

图 TMD 政策的基本条件

	有资源	无资源
适用于战略	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省	朝鲜
不适用于战略	韩国	中国、俄国

中国反对 TMD 的原因是,中国没有足够的经济和技术资源及其反击战略,即第二次打击战略。今后 50 年,中国将继续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其战略目标。为了给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采取了反击战略而不是预先打击战略,而且中国强调国防现代化要服从于经济现代化。^[66]从经济角度讲,

中国认为 TMD 系统的研制将耗费大量本可以用于经济发展的资源。从军事角度看,TMD 不适用于中国的反击战略,因为反击式战略是建立在第二次打击能力上的。保护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方法很多,包括点防御系统在内,很多方法都比 TMD 系统的成本低、技术要求低。^[67]

俄罗斯的 TMD 政策也是由其经济资源和国家安全战略决定的。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经济严重衰退。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7 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 4928 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当年 GDP 的 6.4%。^[68]俄政府已无法保证军队薪金的正常发放,就更没有能力研制和部署 TMD。如果实施了第二阶段战略武器裁减协议,俄国陆基多弹头导弹将被拆除。为了防止其战略能力的进一步衰退,俄罗斯将侧重于发展 Topol-M 单弹头洲际弹道导弹。^[69]而且,俄罗斯最主要的国家安全问题是国内安定问题而不是外部威胁。因此,俄罗斯的安全战略变得很内向化。这种变化使 TMD 系统既不符合俄罗斯安全的需要也不符合其总体安全战略的需要。

朝鲜的 TMD 政策主要由其经济和技术资源所决定。1998 年和 1999 年,美国分别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进行了空中打击,这使朝鲜认识到发展 TMD 系统很有必要。1998 年末,华盛顿的安全官员和政策分析家们讨论了轰炸朝鲜可疑核设施的可行性。^[30]因此,从军事防御的角度讲,拥有 TMD 技术有助于提高朝鲜的国防安全,但是朝鲜没有财力研制和部署 TMD。朝鲜的军事开支是不公开的,但外国的研究机构认为,朝鲜的国防开支大约只有韩国的三分之一。^[61]

韩国 TMD 的政策主要是由 TMD 不适于其安全战略这一因素决定的。虽然韩国自己没有足够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研制 TMD,但它可以参加美国的 TMD 工程,享受美国的研究成果。然而,TMD 技术本身却不能满足韩国的安全战略要求。汉城离三八线只有 40 公里,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因此导弹防御体系不适于韩国的安全防御。而且,TMD 的设计能力本身也无法为汉城提供阻止朝鲜导弹攻击的保障。如果朝鲜将飞毛腿-B 型导弹部署在三八线一带,对汉城发动突然攻击,根据笔者的计算,其飞行时间将短于 TMD 的预热、反应、升空、拦截所需要的时间。这意味着,在汉城周围部署 TMD 无法对付朝鲜导弹的突然袭击。由于部署 TMD 并不能增加汉城的安全保障,因此韩国对购买美国的 TMD 系统没有兴趣。

美国的 TMD 政策是与其总体安全战略及其殷实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相一致的。美国的国防开支占世界首位,其每年的国防开支比东北亚国家国防开支的总和还要大。1997 年,美国的国防开支为 2729 亿美元,约为日本的 7 倍、俄罗斯的 16 倍、中国的 27.5 或 7.7 倍。^[32]从军事战略角度看,美国采取的是预先打击战略,即不管是否受到别国攻击,美国都要首先打击他国,如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就是发动了预先军事打击。在采取预先打击战略的情况下,TMD 可以减少美国军队因对方反击而造成的伤亡。这种现实使中国及其它国家认识到,TMD 已经成为美国在地区冲突中实施预先打击战略的一部分。

日本的军事开支虽然仅次于美国,但还没有美国研制 TMD

的那种经济和技术资源,不过,作为美国在东北亚的最主要军事盟友,日本可以参加美国的 TMD 工程,与其分担研制成本、分享研究成果。根据日本宪法,“作为主权国家,日本人民放弃战争权利和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国际纠纷的权利”。^[63]专家们认为,从防御的角度讲,点防御体系足够日本应付朝鲜的导弹,^[64]因此,TMD 实际上并不适用于日本纯粹的防御战略。然而,1997 年美日达成的防务合作指针要求日本在美国进行战争时,包括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中提供军事支持。表面上,日本政府是在 1998 年朝鲜发射的火箭穿越了日本上空后才同意加入美国 TMD 研制计划的,^[65]而实际上,朝鲜的导弹能力不过是日本用于发展 TMD 的借口。中国认为,日本加入美国 TMD 的动机其实是准备卷入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因为 1997 年 9 月美日两国签署了新防务合作指针。目前,一些日本人已经开始考虑实行预先打击战略。例如,一位退役的日本将军辩解称,如果外交手段不能使朝鲜放弃拥有弹道导弹,轰炸朝鲜导弹基地以摧毁其导弹能力的作法将是不违背日本宪法精神的。^[66]日本防卫厅长官野吕田芳成(Hosei Norota)也声称,这种行动是符合宪法的。^[67]尽管日本政府近来否定了预先打击战略的建议,但这种建议的出现就足以说明问题。冷战时期,日本讨论是否应采取预先打击战略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

中国台湾省的 TMD 政策看上去似乎与其资源和安全战略不相符。1997 年台湾的军事开支为 2620 亿新台币(约 90 亿美元),比韩国 160 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还少。^[68]然而,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使其可以搭美国 TMD 的便车。台湾省的安全战略主要是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而不是其自身的军事能力。就技术而言,TMD 系统对提高台湾军事防御能力的作用是有限的。实际上,台湾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参加美国的 TMD 加强与美国的军事战略关系而不是提高其本身军事能力。台湾领导人获得 TMD 的另一目的是内政需要,想以此向岛内的选民显示其有能力提供安全保障。

TMD 的政治后果

研制 TMD 对世界安全的影响远超过对武器发展的影响,其对东亚地区安全关系要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增加中美的相互猜疑

TMD 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战略猜疑。苏联的解体使中美失去了原来的战略合作基础,同时,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也使美国的战略家们担心。美国国防战略家们认为,中国是 21 世纪美国在全球竞争中潜在对手。^[69]中国则认为,美国是破坏其安全环境的最主要外部因素。中国的国防政策部门认定,“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冷战思维及其影响还有一定市场,扩大军事集团、强化军事同盟给国际安全增加了不稳定因素;有的国家仗仗军事优势对他国进行军事威胁,甚至武装干涉”。^[40]中国认为美国的 TMD 系统将从政治和战略两方面破坏中国统一台湾的事业。当美国 1998 年的综合拨款法与 1999 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将台湾纳入美国 TMD 的计划之后,中国谴责美国这两个法干涉了中国的内政。^[41]而中国反对

美国 TMD 的政策又使美国怀疑中国要用武力统一台湾。

美国的 TMD 计划使得中美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上的合作变得困难。中国一直在批评美国在大规模杀伤武器出口的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因为美一直对中国台湾省出口此类武器。中国认为战斗机和导弹一样都是运载工具,都可以携带导弹并对 300 公里以外的目标进行攻击。美国向日本和中国台湾省转让 TMD 技术的可能性,使中美难以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特别是在中国尚未加入的“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上的合作。

加剧台海紧张局势

由于在台湾岛部署 TMD 会加强岛内分离主义势力宣布独立的政治决心,因此在台湾部署 TMD 有可能加剧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1996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包括发射导弹的军事演习后,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已无法再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能力攻打台湾为由蛊惑人心了。如果在台湾部署了 TMD 系统,分离主义分子则又可以用大陆没有武力统一的军事能力为由鼓动台湾正式独立。这些分离主义势力可以把美国对台军售解释为美国对台湾省独立的安全保障,因此他们可以向台湾民众许诺独立是安全的。台湾越认为 TMD 系统可以保护其免受导弹攻击,就越可能走向正式独立。中国大陆不断地表明它有权以武力方式实现统一。因此,TMD 越是激发台湾正式独立的势头,台湾海峡就越可能出现军事冲突。

加剧中日的不信任

有两个原因使中国怀疑日本加入美国 TMD 计划的动机。首先是日本的 TMD 计划有可能与日本卷入台湾海峡的潜在军事冲突有关。根据 1997 年日美防务合作指针,当日本周边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时两国将进行军事合作,日本自卫队将采取行动为日本周边地区的航行提供安全保障。^[42]如果美军在台湾海峡卷入军事冲突,日本可能向美国海军或空军提供后勤支援。从理论上讲,TMD 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为日本提供防止导弹攻击的保障。其次是日美联合进行的 TMD 研制计划可以被用来促使日本走向军国主义。中国一直关注着日本的军国主义动向,担心 TMD 会给日本鼓吹军事强国的分子一个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的借口。专家们估计,如果日本进行实质性的 TMD 研制工作,它用于 TMD 开发的资金将超过 150 亿美元,这相当于日本 90 年代年均国防开支的 37.5%。^[43]此外,中国还担心前面所讨论过的 TMD 技术可转用于攻击性导弹的问题。日本获得 TMD 技术后有可能会增强其军事进攻的能力。

给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造成障碍

美国的 TMD 计划将给东北亚地区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的合作制造障碍。首先,TMD 计划将破坏“导弹及其控制制度”(MTCR)的实施。MTCR 的目标是控制能将 500 公斤重的弹头运载到 300 公里以外的导弹技术的扩散。然而,根据 1997 年美俄达成的条约,THAAD 拦截器的速度是每秒 3 公里,^[44]只要修改有关软件,这一速度实际上就可以使 THAAD 将一枚弹头运送到 600 公里以外的地方。^[45]由于所有的设计都是超标准的,因此 THAAD 的实际运载能力还将超过这个标准。如果允许美国向日

本和台湾省转让 TMD 的技术, 那么该地区的国家就无法认真执行有关 MTCR 的规定。其次, TMD 将给导弹出口国一个转让导弹技术的借口, 他们可以说出口的导弹技术是用于防御系统的。而实际上, TMD 技术可转用于进攻性导弹的这一特点, 使专家们无法区分一个导弹运载技术是用于攻击性导弹还是防御性导弹。

结论

依据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五点结论。

1. 部署 TMD 系统将破坏东北亚地区大国间的安全合作。从双边上讲, TMD 问题将使中俄对与美国进行安全方面的合作犹豫不决。中美之间的对话是一种消极的安全合作, 目的在于防止两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 从而防止东北亚地区发生大规模的国际战争。他们之间进行积极安全合作是为了防止其它国家间的军事冲突的, 这种合作可以阻止该地区小规模军事冲突的升级。美国的 TMD 计划将破坏两国之间任何积极的安全合作。TMD 问题还将使俄罗斯不愿意地开始第三阶段的裁减战略武器的谈判。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任说: “与美国继续达成裁减战略武器的协定对俄罗斯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因此, 在此种情况下俄罗斯卷入一场没有经济利益但却可能使俄失去核潜力的“裁军竞赛”, 是毫无意义的。”^[46]

从多边上看, TMD 工程将加剧中国、日本、美国之间的不均衡战略关系, 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他们之间的三边安全合作。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使得中美日三方在三边安全对话处于不均衡的地位。TMD 计划加强了日美间的同盟, 使日本更可能卷入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美国官方文件把美日军事同盟视为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石, 而将中美关系定性为对地区安全的一种帮助。^[47] 只要中国被排除在美日 TMD 计划之外, 中国就自然被认为是美日同盟针对的靶子, 是美日的共同敌人, 中国也必然对中美日三边安全对话采取谨慎的态度。

2. 把中国台湾排除在美国的 TMD 计划之外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 TMD 对地区安全的负面影响。中国是东北亚地区最反对 TMD 的国家, 其主要原因是担心台湾的分裂问题, 其中包括了对部署在日本的 TMD 可能用于台湾海峡军事冲突的担心。中国的防扩散政策首先考虑的是那些与自己安全环境直接有关的问题。如果将台湾省排除在美国的 TMD 计划之外, 这将有助于减少中美、中日之间的相互猜疑。如果 TMD 问题不成为台湾问题的一部分, 那它对地区安全的破坏作用会小得多。

3. 从长远的角度看, TMD 计划将导致东北亚地区出现军备竞赛, 但近期还不致发生。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以及 TMD 系统的昂贵造价, 决定了 TMD 计划不会马上引起地区军备竞赛, 特别是目前东北亚国家刚刚摆脱金融危机的时候。但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 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将会被 TMD 拖进军备竞赛。首先, 在美国、日本及中国台湾省为 TMD 而大规模增加军事开支后, 中国和俄罗斯将被迫发展他们自己的 TMD 系统。其次, 由于 TMD 的最大弱点是无法拦截同时来犯的集群导弹, 因此各方都要大量增加进攻性导弹的数量, 以穿透对方的防御体系。由

于增加导弹数量是突破 TMD 防御系统最有效和最经济的方法, 因此, 部署 TMD 将会导致大规模生产攻击性导弹的后果。

4. TMD 将促使东北亚地区的国家采取预先打击战略。采取进攻性战略还是防御性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攻与防御的相对优势。当进攻对一个国家的安全有了相对的优势时, 这个国家就会对进攻性战略感兴趣。^[48] 由于先发制人的打击所获得的好处是巨大的, 而且可以避免重大的损失, 所以, 任何国家都倾向于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进攻者在实行预先打击后会遭到对方的反击, 而 TMD 可以通过增强对进攻部队和进攻性武器的保护, 减少进攻者因对方反击而遭受的人员伤亡, 于是 TMD 就增加了进攻性战略的相对优势。这样必然鼓励国家采取预先打击战略。

5. 美国部署 TMD 系统的计划有推迟的可能, 但却不会停止。研制 TMD 的动力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战略的有效性。只要有足够的经济和技术资源而且 TMD 对美国的安全战略是有效的, 美国与其盟国就会继续 TMD 的计划并将部署该系统。虽然目前的经济和国际政治因素都未阻止美国的 TMD 计划, 但有可能延迟美国的 TMD 计划。从技术角度讲, 谁都无法保证 TMD 的研制工作可以按时完成, 到 2005 年准时部署 TMD 系统。如果在 2005 年之前东北亚地区发生意外的安全事件, 将改变地区安全事务的重点次序, 也可能使美国的 TMD 计划延迟。如果美国人民和国会代表理解为什么其它国家反对 TMD, 其国内政治的变化也有推迟 TMD 计划的可能。▲

注释:

[1] Bates Gill, “Proliferation and the U. S. Alliances in Northeast Asia”, DISCUSSION PAPERS, (Asia/ Pacific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Stanford University), September 1997, p. 7.

[2] 孙雅莉:《中国地空导弹发展访谈录——访地空导弹专家王和平大校》, 载《兵器知识》1998 年 10 月号, 3 页。

[3] 同上, 4 页。

[4] “US - Allied Co Operation”, MISSILE DEFENCE, (www.cidss.org/coopt.htm).

[5] Wyn Bowen and Stanley Shepard, “Living Under the Red Missile Threat”, JANE'S INTELLIGENCE REVIEW, December 1996, p. 56.

[6] John Pike,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Programs: Status and Prospects”, ARMS CONTROL TODAY, September 1994, p. 13.

[7]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XXX, No. 2, January 1978, pp. 186-187.

[8] John Pike,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Is the U. S.'s Rushing to Failure?”, ARMS CONTROL TODAY, April 1998, p. 9.

[9] Virginia Sheng, “US Missile System May Reinforce ROC's Defense”, THE FREE CHINA JOURNAL, October 9, 1997.

[10] “US - Allied Cooperation”, MISSILE DEFENCE (www.cidss.org/coopt.htm).

[11] “Pentagon Shifts on Missile Shield”,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21, 1999.

[12] 美日曾于 80 年代共同研制 FSX 战斗机。由于美国控制着关键

技术,日本对这个项目的投资没有得到技术上的回报。

[13] “Japan Postpones Joint Missile Defense Study with U. S.”, AEROSPACE DAILY, August 26, 1998.

[14] Kensuke Ebata, “Japan Joins USA in Theatre Missile Defense Research”, ACADEMIC UNIVERSE, September 30, 1998.

[15] Virginia Sheng, “US Missile System May Reinforce ROC’s Defense”, THE FREE CHINA JOURNAL, October 9, 1997.

[16] 唐飞:《飞弹系统政策不会突变》, (台湾)《联合报》, 1999年2月2日。

[17] “US Urges S Korea to Buy Patriot Over S-300V”, JANE’S DEFENCE WEEKLY, April 16, 1997, p. 3.

[18] 这项条约的核心内容是: (1) 拦截器在任何飞行段的速度都不得超过每秒3公里; (2) 弹道目标弹在任何飞行段的速度都不能超过每秒5公里; (3) 弹道目标弹的射程不得超过3500公里。

[19] Pavel S. Zolotarev, “Russia’s Official Reaction to the Moscow memorandum and to the Idea of LNWFZ-NEA” – 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4th Meeting of Expanded Senior Panel on Limited Nuclear Weapon-Free Zone in Northeast Asia, at Helsinki, October 12-14, 1998, p. 4.

[20] 1990年,波音公司与政府签订了一个陆基外空动能拦截器的合同。根据合同于1998年中期将进行动能拦截器的试验。同时休斯公司也与政府签订了同样的合同,只是试验的时间不同。“Ground Based Interceptor (GBI)/Exoatmospheric Kill Vehicle (EKV)”, ES&MD, Boeing Web-site, boeing.com/defense-space/space/ekv/

[21] George Lewis and Theodore Postol, “Portrait of a Bad Idea”, 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uly/August 1997, p. 23.

[22] “Deng Xiaoping Criticizes Space Arms Race”, BEIJING REVIEW, September 16, 1985, No. 37, p. 10.

[23] “Deng Blasts ‘Star Wars’”, BEIJING REVIEW, October 14, 1985, No. 41, P. 10.

[24] Zhao Huanxin, “US Anti-China Defense Clauses Opposed”, CHINA DAILY, October 7, 1998.

[25] Chen Yanni, “US Missile Systems Violating Agreements”, CHINA DAILY, January 22, 1999.

[26]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CHINA DAILY, July 28, 1998.

[27] 点防御是指对军事设施的反导弹防御,其防御范围远小于TMD的防御范围。

[28] World Bank, DEVELOPMENT DATA 1998, (www.worldbank.org)

[29] David Hoffman, “A Russia Missile Exploded in Tes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6, 1998.

[30] 1998年11月30至12月7日,笔者访问了华盛顿的一些单位,包括五角大楼、参议院外委会、布鲁金斯研究所。座谈中,美方人员不断地问,如果美国轰炸朝鲜可疑的核设施,中国将如何反应。

[31] Institute of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MILITARY BALANCE 1997/9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95.

[32] 国外估计中国的国防开支比中国公布的数字大3-4倍。因此按中国的统计,差距为27.5倍,而按国外的估计则差距为7.7倍。本文中军费开支差距的计算是依据THE MILITARY BALANCE 1997/9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95和SIPRI YEARBOOK 1998 –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17-221.

[33] Kyoko Inoue, MACARTHUR’S JAPANESE CONSTITUTION – A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TUDY OF ITS MAK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 275.

[34] 周云华:《战区导弹防御与全球和地区安全的关系》,载《国际问题研究》,1998年第1期,28页。

[35] “Japan Joins USA in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Research”, ACADEMIC UNIVERSE, September 30, 1998.

[36] Toshiyuki Shikata, CAN JAPAN TAKE THE LEAD TO LIMIT NUCLEAR WEAPONS?, p. 7, 提交给1998年10月12-14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东北亚有限无核区高级研讨会第4次扩大会议”的论文,第7页。

[37] “New Defence Rhetoric, Actions Dangerous”, CHINA DAILY, March 12, 1999.

[38] SIPRI YEARBOOK 1998 –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18.

[39] William S. Cohen, REPORT OF THE QUADRIENNIAL DEFENSE REVIEW,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1997), p. 5.

[40]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CHINA DAILY, July 28, 1998.

[41] Ma Chenguang, “Resentment Expressed on Anti-China US Bills”, CHINA DAILY, October 30, 1998.

[42] COMPLETION OF THE REVIEW OF THE GUIDELINES FOR U.S. – JAPAN JOINT STATEMENT U.S. – 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AND THE GUIDELINES FOR U.S. – 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New York), September 23, 1997.

[43] Kensuke Ebata, “Japan Joins USA in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Research”, JANE’S DEFENCE WEEKLY, September 30, 1998.

[44] “First Agreed Statement Relating To Th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Limitation of Anti-Ballistic Missile Systems of May 26, 1972”, ARMS CONTROL TODAY, September 1997, p. 21.

[45] Zou Yunhu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and Prospe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 1, 1998, p. 28.

[46] Pavel S. Zolotarev, “Russia’s Official Reaction to the Moscow memorandum and to the Idea of LNWFZ-NEA”, 提交给1998年10月12-14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东北亚有限无核区高级研讨会第4次扩大会议”的论文,第1页。

[47]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October 1998, pp. 42-43.

[48] Stephen Van Evera, “Offense, Defense, and the Causes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Spring 1998, p. 9; Charles L. Glaser and Chaim Kaufmann, “What is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Can We Measure i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4, Spring 1998, P. 59.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博士)